主題：八七水災
受訪者：楊學涑前局長
時間：2008 年 9 月 23 日上午 10 時~12 時
地點：楊宅
訪談人：顧雅文、李宗信
逐字稿整理：林亨芬

楊學涑先生

學歷：河北省立工業學院市政水利工程學系
經歷：

八七水災灌溉重建工程處處長
台灣省水利局總工程司
台灣省水利局副局長
台灣省水利局局長

八七水災發生的原因

八七水災的性質就像這次的卡玫基颱風一樣，所以我把卡玫基稱爲「小八七」。8 月 6 日當晚，嘉南、彰雲、竹苗地區，在沒有預警下大雨傾盆，光是斗六站的日雨量就超過 1000 公釐，所以稱爲八七水災。範圍是從台南縣到新竹縣。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個颱風過去後所引進的西南氣流，帶來了大雨，有幾個地方甚至超過 1000 公釐，累積雨量大還好，但日雨量、甚至時雨量大，就容易造成災害。所以幾個重要的平原中，就只有高屏、台北這兩個平原沒事，其餘台灣最寶貴的平原都淹水了。8 月 7 日時，我記得台北、桃園還全日陽光普照，誰知道中南部平原已經大雨成災。

關於受損情形，因爲八七水災的雨大又急，又是下在平原地區，所以淹沒地全是民生日需的重要設施，公路、鐵路、農路、產業道路、橋樑等交通設備，農田、水路、水門、涵洞等水利設施，甚至住宅房屋、學校教室、醫院等，都給洪水淹了，也造成了傷亡人數。八七水災的雨下實在太大、太強了，濁水溪的河水都已經到漫過橋了。

視察八七水災災情

八七水災發生時，我在台北當水利局工務組長，本來洪水不是我的業務，但因爲我是北港出身，來到台灣時就是先到北港工程處當工務課長，對於那邊非常熟悉。記得當天，我在收音機聽到中、南部淹水，認爲這事不得了，就趕緊把這事報告鄧先仁局長，說這雨下這麼大，下了一天一夜。打電話去氣象部，他們也不知道，台北這邊明明沒事，一打電話才知道事態嚴重，聽說有的橋台斷了，台中到彰化的烏溪大橋的橋台也斷掉了；南投縣一個小鎮 100 多人爬到樹上去躲洪

水。水利局長知道濁水溪西螺大橋河水沒過橋面，立刻接洽直昇機前往，但是因爲氣候惡劣、氣壓太低又雲層太厚，直升機太低、雨太大根本過不去，還沒到苗栗只好又飛回台北。回到台北之後，省主席周至柔已經打電話來了，叫局長跟我到台中去。那時已獲知鐵路也不通、汽車也不通，南北交通全斷，但周主席因爲是空軍出身，有專機可以飛高一點到災區視察，於是就帶著水利局長、交通處長和我等一同前往。爲了處理這麼大的水災，他們派我擔任八七重建委員處的處長，鄧局長跟我講：「楊學涑你就不要走了」，我就這麼一年，除了禮拜六外都沒有回家。此時地方政府早已有救人救命的動作，而中央省府也很快速地全面動員起來。

重建工程的幾項特點

當時八七水災所造成災情慘重，許多住家、學校教室、醫院、鐵路、公路都淹沒，沖積下來的泥沙也把重要的灌溉農田都淹沒了，田梗都看不看了。自來水水質亦受影響，幾乎全面沒有水喝，可謂百廢待舉。自從八七水災後，台灣就再也沒有下過那麼大雨。

受損金額和傷亡人數在後來出版的《重建工程工作總報告》中都有記載。比較值得一提的是，因爲八七水災而有了土地重劃。土地既然都淹沒了，後來的設計是讓每一塊田地都有一個出路，可以將這塊地的農產運出，這樣的小農路在之前是沒有的。另外也有小給水路、小排水路，後來用機械插秧耕種，耕種也方便、排水也方便。

另外，政府要救人救命，但其實也沒有資源可救災。那時國家剛光復十年不到，要人沒人、要錢沒錢。國家的財力、人力，實在是太難應付這樣大的災害。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編預算、籌備經費。當時我們向世界銀行、亞洲銀行請求貸款，那時我們還沒退出聯合國，向世界銀行、亞洲銀行都借了錢。另外友好的國家也讓我們無息貸款，像沙烏地阿拉伯借了很多錢給我們，現在有「中沙大橋」，也是民國 65 年阿拉伯出資協助我們建的。還有美國，美援臨時也成立專案協助救援，有的是補助，有的是借款，差不多一半送一半借。農復會水利組的防洪灌溉他們也加入勘查。光灌溉重建的部分，一年就花了兩億，在當時是不得了的事。

在人力方面，當時地方力量不夠，除了各機關調派人員來協助重建，還動員了軍中力量。當時想到與國防部協商，由省府與軍方共同成立所謂「軍工協建工程處」，後來變成專門的單位（按：軍工支援八七水災重建工程指揮部）。當時由交通處處長（按：袁守謙）兼任協建工程處長。阿兵哥雖不是工程專家，但有大量重機械協助，如起重機、吊車、推土機、挖土機、傾卸車、壓土機、碎土機、空氣壓縮機等等，還有機械修理廠。民間根本無力有這些設備，因爲購買這些機器每一件都幾百萬幾十萬不等，只有軍方有辦法。當時也協調在軍中服役青年工程師到重建工程單位服役，幫忙畫圖設計。

更重要的是，因爲事態嚴重、時間緊迫、交通斷絕、民間無水無糧，所以總統頒布了「緊急處分令」，這是八七水災另一個特別的地方。本來，平常做這些

工程有一定的程多，由縣政府報省政府建設廳、農林廳；公路局是報交通處，省政府批准之後，報中央審計處，之後再投標、定契約，然後開工。現在下了「緊急處分令」後，凡是重建工程不受監督，自己作主、事後審查，如果審查有毛病再治罪。那時我做重建工程處處長，要多少錢就匯多少錢來。如果照一般程序，當時有美援單位的農復會，裡面有美國人、有中國人，農復會水利工程組要來審查我們水利局的圖和估價。那裡面有三個很棒的中國人，一個是章元羲，他是我學長。有時他脾氣很大，有錯就罵，把我當弟弟一樣，所有水利會的人都怕他。八七水災重建時變成他們來，我們不去。農復會的角色是給錢、監督，可借就借、可做就做。

當時淹沒的全是平地地區，是台灣最富庶、最安定的區域。有關水利的部份，灌溉水路、水門、事務所由水利會辦理，由水利局「灌溉重建工程處」負責；主次要河川堤防護岸由縣政府及工程處「次要河川督導小組」負責，限定一年內完成。我常開玩笑說，因爲我只做了 99.9%，剩下油漆沒做完，所以事後別人都有勳章，只有我沒授勳章（按：楊學涑局長本身是推薦受勳章者的評審之一）。另外，交通方面由交通處負責。因爲八七水災是全省性的，對交通影響很厲害，便與軍工協調先搶修橋樑通車，然後再重建；而醫院、學校、住宅由各主管單位全面動員。

此外，八七水災重建工程另有一項規定，可以改變原有建築的模式，不夠大則加大，不夠強則加強，不然爲什麼不叫復建、不叫修復、不叫搶修，而叫重建？因而不只是復舊，而是重建。日本時代做的水利、堤防，可以加高加大，只要對就做，這是戒嚴時很特別的一個地方。所以叫重建，不對要改、不好要修。

八七精神

八七水災是天災，根本想不到有人爲的因素，一夜雨啪的一下這麼大，再就是地形。事實上，照一般程序的話，重建工程根本不可能在一年內完成，但八七水災重建工程卻做到了，這是拼了老命的結果。光我這邊處理嘉南水利會、斗六水利會、彰化水利會、台中水利會、南投水利會的合作事務就不得了，半夜十二點還在畫圖。我把我們重建工程處又叫南農工程處，因爲很多人都是台南農業學校畢業的，包括我們的工務課長黃彩芳也是，他已經過世了，是海埔新生地的專家，日本時代訓練出來的，工程處裡面完全是本省人。

八七水災的影響很大，八七水災的精神是「要人給人、要錢給錢」，「不受法令限制、事後審計」。當時可以動用人力的都動用了，幾乎全爲本國力量，國外僅協助了貸款部份。也幸虧有軍工，一架推土機可以代替幾十個人力量。八七水災的重建工程，也就在全國軍民一致同心的努力犧牲下，終於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。